

生命叙事

——道德教育的生命回归

胡瑶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2)

摘要: 传统道德教育的功利主义的价值目标、灌输式的教育方法、单一的道德规范内容的学习忽略了对个人生命成长的关注。生命叙事作为道德教育的一种方法, 关注的是个体成长的全过程, 它的生命性、叙事性和开放性的特点, 蕴含了道德教育的价值。要想发挥生命叙事的道德教育作用, 就要给予生命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在师生之间的对话和回应中, 通过生命情境的有效设计, 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使生命叙事回归到人的生命本质上来。

关键词: 道德教育; 生命叙事; 灌输; 对话

中图分类号: G 4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7192(2017) 05 - 0019 - 05

传统的道德教育的满堂灌、强迫式教育, 实质上在培养人的过程中已逐渐背离了人的生命本性。生命是人存在和发展的起点, 道德教育要真正深入人心, 实现塑造人的目的, 必须从关注人的起点开始。本文将生命叙事法贯穿到道德教育中去, 从人的生命起点出发, 唤醒人的内在道德需要, 激发人的道德情感, 以此来提高道德教育的效果。

一、传统道德教育的生命背离

道德教育的对象是具有生命体征的个人, 并非客观的物, 从这方面来说, 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唤醒个体的生命意识, 引导生命过有道德的生活。当前我国道德教育偏离了育人的目标, 传统道德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人丧失了人应有的独特性, 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其出现的问题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1. 功利主义目标偏离了道德教育的初衷

在市场经济之下, 社会充斥着唯经济、唯功利的观念, 道德教育从育人的初衷转向了经济功利。人们所理解的道德教育, 只是将人培养成为

能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才。凡是在某一领域出色或是能够做出贡献的人, 在道德考量上人们则认为是道德高尚的人。你可以在道德上不过关, 但你若在某一学科领域中取得了出色的成果, 你就是一个道德良好的学生, 你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就成了评判你的道德水平的指标。由此, 每个学生的生命价值都被冠以功利的帽子, 道德在功利面前一文不值。内尔·诺丁斯说过: 任何一个孩子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都不应该只取决于他在学术方面的能力。“本真的教育是一种既教人怎样生存, 又导人以为何而生存的教育。这两方面教育的统一是人的生存本性所决定的。”^[1]道德教育不仅要使人成为某一种人, 还要使人成为人。

2. 灌输式教育忽略了人的生命本性

当前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被认定为灌输式教育, 其原因在于道德教育已逐渐演变为道德规范教育。学生只要能掌握道德教育目标所要求的基本道德规范, 在考试中取得合格的成绩就算是完成了任务。所以教师在课堂上采取我讲你听、满堂灌、强迫记忆、死记硬背等方式, 导致当前道德教育

收稿日期: 2017-03-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他者伦理视野中的道德教育”(13YJA720018)

作者简介: 胡瑶(1991-), 女,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E-mail: 945840534@qq.com

逐渐沦为单向的灌输教育。实质上道德规范是群体或社会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稳定的规则认可,它是从人的本性、人的社会活动中剥离出来的空泛的行为规定。将这种空洞的道德规范直接灌输给学生,它的出发点不是个人的需要而是他人的意志,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只是对知识的记忆,无法穿透人的心灵。保罗·弗莱雷指出:“灌输式教育的‘人文主义’掩饰了他们为把人变成机器人所做的‘努力’——这正是与他们成为具有更完美人性的本体使命背道而驰。”^{[2]38}鲁洁指出:“一切的道德规范都是出自人性的追求和需要,它所规定的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乎道德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的把握只能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理解的基础上”^{[3]76},这种理解的出发点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理解。道德培养如果摒弃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最终形成的道德品质也禁不住持久的考验,它导致的结果是:人们或是盲目屈服于道德规范的束缚,或是抵制道德规范的压迫。在这样的灌输式道德教育中,人渐渐失去了生命本真的色彩。

3. 道德培养过程演变成了知识的认知过程

传统的道德教育总是试图构建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形成宏大的道德教育的符号系统,企图让所有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内容都囊括在这种知识框架内。然而问题在于,人是懂得生活的生命,并非符号化的僵死的物,用这种一劳永逸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必定将道德教育逼向死角。而且,道德知识是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人们对知识的认知,也只有通过生活实践才会更深刻。如果只强调道德规范的学习,学生则无法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进行审视、反思和批判,割裂了知识与人们生活之间的联系,必然缺乏对生活的探究。生活总是与生命密不可分,只关注知识的学习而失去生命情感的道德教育,将会把学生培养成为只懂认知而毫无道德情感的“物”,生活的感悟、情感的体验、生命的意义对学生而言,变成了系统以外可有可无的东西。

以上种种原因迫使道德教育走向了“人学空场”的境地,它重视的是客观的知识,传授的是脱离了人的生命需要的道德原则和规范,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人与生活的渐渐远离,人

与人之间的分疏隔阂。传统道德教育必须摆脱无生命说教的困境,面向个体生命。

二、道德教育的生命回归之归因

既然传统道德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是缺乏道德情感的人,偏离了生命特有的本性的人,那么倡导道德教育的生命回归是道德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道德教育的生命叙事也才能成为可能。道德教育的生命回归,既有其历史的根源,又有理论的分析。

1. 个体生命存在是道德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儒道两家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都有探讨,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智慧。儒家对道德的追问是从生命开始的。儒家认为,万物之生生不息是天地间的最大德行,万物以生为意,以生为心,而对于现实的生命而言,则有“成人、立德”之说。人的生命的圆满最主要的就是德行的圆满,人的生命完整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实现生命本身的超越,从实然走向应然的过程,即个体成人的过程。在儒家哲学中,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追求人生价值的无限性是结合在一起的。个体生命及其价值讨论是道德的最初起点,而用无限的道德追求来实现有限生命价值是其最终目标。在道家哲学里,对于生命的讨论更是直接。“道”在本质上就蕴含着生命的意义,道家哲学以生命为本位,其他一切都要服从于生命,它的价值取向是追求生命的超越和个性自由。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生命”,其意就在于说明人的德行要回归到婴儿那般如初生那般的纯洁,婴儿是生命的开始,亦是道德活动展开的起始点。总而言之,道家哲学从人的生命出发,力图以“道”的方式来实现生死的超越,摆脱世俗的约束,达到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所以道德教育与生命教育息息相关。

2. 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生命的完整发展

对于现实而言,个体以生命最初形态来到世上,它是能够思考、反思,并且具有积极的情感反应和主观能动性的鲜活生命。后天的道德教育就要从尊重人的生命特性出发,把人当成活生生的生命来进行教育。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不仅

仅局限于培养人的高尚道德品质和崇高的道德人格，还在于促进人的生命的完整发展。这里说的生命的完整发展，就是指将人当成生命看待，对其进行道德教育，正视人的生命特性中的情感反应，以及各种物质和精神需求，而不是把人当成僵化的物来对待。忽视人的生命发展的道德教育，容易导致人的畸形发展、片面化发展，最终沦为道德的奴隶。传统道德教育的单一的道德规范灌输，不顾学生的理解、接受与认同，成了压制和束缚人的工具。传统道德教育把人培养成了遵守道德规范的机器，导致人的畸形发展，这与实现生命完整发展的目标越来越远了。把人当成手段而非目的的道德教育，偏离了道德的本性。因此，道德教育必须要回归到人的生命本性上来。

三、道德教育的生命叙事何以可能

生命叙事具体是指“叙事主体表达自己的生命故事，生命故事是指叙事主体在生命成长中所形成的对生活和生命的感受、经验、体验和追求，它包括叙事主体自己的生命经历、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生命追求，以及自己对他人的生命经历、经验、体验与追求的感悟等，生命叙事其实是一种生命表达和生命对话。”^[4]生命叙事理论来源于生命德育论，生命德育论是将生命纳入道德教育中来，它关注的是人与自身或他人生命的关系。将个体生命作为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克服了以往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考虑道德问题的局限，“生命德育要引导个体生命在一定的生态关系中，在‘纵向’（优质潜能不断实现）与‘横向’（当下生活尽量处于最佳状态）两个维度上，不断成为优质自己”。^[5]采用生命叙事的方式进行道德教育，能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的思考，促进自身道德的完善和发展。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关怀，指引人生方向，实现个体从拥有肉体的躯壳走向拥有灵魂的生命。生命叙事之所以能够在道德教育中得以运用，是因为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 生命性本质

生命叙事的前提就是要尊重个体生命。首先，

尊重人的遗传天性。从生命诞生开始，每个个体都带有独特的遗传基因符号，都有独一无二的大脑机能，都有独特的获取知识的技巧，他们根据自己独特的遗传天性自觉选择。既然生命叙事的起点是生命，所以必须得考虑学生的先天特性。其次，生命叙事更体现在对个体的成长经历和经验的尊重。个体的遗传因素虽是人发展的基础，但更重要的还是依赖于人的生命实践活动。每个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性的发挥决定了各自的独特性，个体在生命成长过程中的点滴体验在叙事中能引起人们深刻的感悟，所以教育者要从个体对生命经历的感悟中去叙说。只有情感上产生了共鸣，个体对道德的探究就会越主动，认识就会越深刻。

2. 叙事性方式

叙事就是讲故事，叙事故事是将生命经历变成方法，因而更接近自己。费尔曼曾指出：“对自我经验的实践来说，把经历变成方法才会使人更接近自己。”^[6]将生活方法传授给学生，远比传授教条化、僵死的知识更有利于人的发展。同样，叙事并不是简单地说故事，它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是通过叙述，引发人们在时间线索的指引下产生回忆以及想象，这种想象包括创造性想象和可能性的情景再现，通过这种方式以实现对现实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解释。叙事也是进行对话与交流的过程，这种对话性交流对他人的权利给予认可。在叙事中，没有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说，也没有对错、主动和被动之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与弟子”，师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走向道德学习的自觉阶段。

3. 开放性情境

生命叙事是一种开放性的道德教育方式，它所达成的教育效果并非是事先预设好的，而是在叙事过程中生成的道德的认识。生命叙事的内容和情景都要具有开放性。叙事的话题不受限制，凡是能够引发学生道德思考的生命话题都可以用来叙事，对于不同群体的学生或者特殊的个人，生命叙事的内容要有针对性。生命叙事的情景设计，要依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及所处的环境灵活展开。学生的道德品质不是给定的，他们拥有创造的本性，拥有对新事物的好奇和探索的欲望。情

景设计的环节应该是逐步引导学生对生命、生活、价值等问题的思考。在开放的情景中,通过矛盾的对立冲突形成批判意识,真正触动学生的内心,最终培养具有评判性思维的个体。

四、道德教育生命叙事何以实施

既然生命叙事能够引发人们对于道德问题的反思和人的生存意义的思考,并且拥有传统道德教育方法所没有的优势,那么,在道德教育中运用生命叙事必然会有实效性。而生命叙事在道德教育中的运用必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注重生命叙事的对话回应

对话是实现生命叙事的重要形式。生命叙事离不开对话,它是基于教师与学生平等参与下达到共同的价值认同。灌输式道德教育将教师与学生置于不平等的地位中,禁锢了学生表达的自由和想象的空间,忽视了生命的本质。这种灌输式道德教育产生的效果,也只是学生机械地接受一般的理论知识,而道德教育本应具有的情感的共鸣、真情的流露、道德的体验、内心的激情已变得黯然失色。生命应是给予理解、尊重和关怀,而不是压迫、奴役和强制。生命叙事中的对话打破了教师的权威性,师生之间在对话中是一种“你我”共融的关系,教师把学生视为伙伴而与之相遇。双方之间共同分享故事和生命经历,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道德价值得到认同,人的德行得以生成。师生关系转向了共通共融的境界,道德教育也具有了生命的活力。

生命叙事同样离不开回应。马丁·布伯在论述对话时提到:“真正的责任只存在于有真正回应的地方。对什么作出回应呢?对某人发生的事情作出回应,对所见、所闻、所感作出回应。”^[7]²⁶由此说来,回应是一种责任,是师生之间共同的责任。吴先伍教授将回应视为教师超越对话局限的重要责任,他指出:“超越对话教育的将是回应教育,回应教育虽然以教师回应学生的需求这种言说方式作为其外在特征,但是其精神实质则是强调教师负有培养学生成人、成才的责任。”^[8]教师要对学生的需要及时给予反应,不考虑学生需求

的教学只能是一种压迫式教学。同样,学生对教师讲授的内容也要及时做出反馈,教师接到反馈信息才能够对教学活动及时做出答复和调整。所以对话和回应是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它真正凸显了生命叙事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人和人的理解,对道德情感的关怀。

2. 注重生命叙事的情境设计

任何叙事都需要一定的情境,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强塞给学生死记硬背、冰冷的道德知识,也不是机械地训练学生某种道德行为,而是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激发学生的道德情感,最终实现生命完整的发展。生命叙事的情境设计就是要创设一种和谐的师生情境和愉悦的学习情境,以真实具体的情境触发学生的情感认同,削弱学生对道德教育的排斥心理,促使学生以良好的心态接受道德教育的熏陶和感染。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不仅仅是依靠教师的传授就能内化成自己的东西,它需要依靠一定的情境,学生在其情境中能够生动地体会和感悟,以触发学生的内心情感,在情境中提取必要信息,经过加工处理,建构自己独特的道德认知。

情境设计要想达到良好的效果,要求教师考虑教学内容和目标的同时,还要考虑到新时期学生的认同心理以及他们的内心诉求,尊重学生的自身特点和生活经历,设计教学情境。情境设计内容必须赋有生命内涵、独到的视角,不能囿于情境本身,通过故事本身能自觉引起学生的反思和行动。情境设计要有问题意识,它包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存在问题的困惑和争议,有了问题才有继续追问的可能,学生的创造本性会在讨论问题中被激发,最后主动进入生命叙事的状态。情境设计也要具有开放性,任何情境设计都没有事先预设的答案和标准,要善于捕捉课堂中突发问题,以小见大,及时点拨,让学生感受到生活中处处存在关于道德问题的思考。用具体情境的方式呈现的生命感动,比直接传授道德规范、灌输道德知识更有价值。

3. 注重生命叙事的现实回归

生活和现实是孕育生命叙事的土壤,道德教育本身也就是一种道德生活实践。当前的课堂教学中也经常运用到生命叙事,但大多数都偏离了

生命叙事的初衷;或是为了功利性目的,不加筛选地叙说或捏造虚假故事,想要引起学生注意,其结果反而使叙事走向空洞。因此,生命叙事必须真正以学生的生活经历和生命需要为出发点,发掘有教育价值、时常发生但易忽视的事件,真正进入叙事者的生活世界中去述说故事,将道德教育拉回到现实中来。

教师与学生作为不同的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生命感悟,对于生命叙事而言,两个主体各自生活经历及生命体验都具有教育价值。教师要善于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生命感悟投入教学实践中。诉说者在述说自己生命故事时是一种真切的情感投入,而倾听者在面对他人的生活故事总是以期待渴望的心态去接受或评判,这样教师把自己人生事件用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这种真切的人生感悟会成为有价值的道德资源去打动他人。教师作为一种榜样的力量,在叙说自己生命故事时,能够激起学生的模仿欲望,激发学生道德学习的动机。同样,教师也要引导和诱发学生对自身故事的启发,学生述说自己的生活故事比倾听他人故事感受更真切、体会更深刻。教师再对每位学生的生命故事进行价值引导,使学生意识到原来道德就发生在身边。

当前道德教育面临着诸多实现问题,提高道德教育有效性之路必然坎坷。生命叙事在道德教

育中的运用突破了传统道德教育的局限,把人真正当成活生生的生命来教育。它既是提高道德教育实效性的有效方法,也是道德教育所要追求的目标。道德教育的生命回归之路必然是充满艰辛和曲折的,但它是我们对道德教育寄予的美好期望,同时也是当前学校道德教育人性回归的必然选择。

参 考 文 献

- [1] 鲁洁. 教育的返本归真——德育之根基所在[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1, 19(4): 1-6, 65.
- [2] 保罗·弗莱雷. 被压迫者教育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3] 鲁洁. 当代德育基本理论探讨[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0.
- [4] 陈飞. 生命叙事——一种值得运用的道德教育实践策略[J]. 现代大学教育, 2008(2): 95-98.
- [5] 刘慧. 论德育的生命叙事模式[J]. 中国德育, 2006, 1(4): 18-24.
- [6] 费迪南·费尔曼. 生命哲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 [7] 马丁·布伯. 人与人[M]. 张健, 韦海英, 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2.
- [8] 吴先伍. 从“对话”走向“回应”——对话教育的困境与出路[J]. 江苏教育研究, 2013, 25(4): 3-7.

The Life Narration

——The moral education returning to life

HU Ya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e individual life development tends to be overlooked owing to the utilitarianism in value trends, the indoctr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single ethical code of teaching in the conventional moral education. The life narration, a novel method in moral education, pays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process of individual growth and implies the innate values of moral education because of its characteristics of life feature, narrativity, and openness. To promote the role of life narration in the mor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spect and understand the life fully and completely. By means of the design of life scenario and the focus on real life, the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would bring back the life narration to the essence of human life.

Key words: moral education; life narration; indoctrination; conversation

【编辑 高婉炯】